

精忠岳傳

鈇根



說岳全傳

第六十一回

東窗下夫妻設計

風波亭父子歸神

秦檜無端害岳侯，故令宋祚一時休。

至今地獄遭枷鎖，萬劫千秋不出頭。

話說宋高宗皇帝，一日忽然扮做客商模樣，叫秦檜改妝伴，往臨安城內私行閒耍；秦檜只得也扮做個伴當；私行出了朝門，各處走了一會。偶然來至龍吟庵門首，只見圍著許多人在那裏，不知做什麼。高宗同著秦檜挨進人叢裏去一看，卻是一個拆字先生，招牌上寫著：「成都謝潤夫觸機測字」。撐著帳蓬，擺張桌子，正在那裏替人拆字。

高宗站在桌邊，看他拆字一回，覺得有文有理；遂上前坐下道：「先生也與我

拆個字。』謝石道：『請書一字來。』高宗隨手寫了一個「春」字，遞與謝石。謝石道：『好個「春」字！常言道：「春爲一歲首。」足下決非常人。況萬物皆春，包藏四時八節。請問尊官所問何事？』高宗道：『終身好否？』謝石道：『好好！大富大貴，總不可言。但有一言：「秦」頭太重，壓「日」無光，若有姓秦的人，切不可相與他，恐害在他手內！牢記！牢記！』高宗伸手回身邊摸出一塊銀子，謝了先生，拱手立起。悄悄對秦檜道：『賢卿也試拆一字。』秦檜無奈，隨手寫了一個「幽」字，遞與謝石。謝石道：『這位尊官所問何事？』秦檜道：『也是終身。』謝石道：『「幽」字雖有泰山之安；但中間兩個「絲」字纏住，只叫做：「雙龍鎖骨，尸體無存。」目下雖好，恐後來年老齒壞，遇硬則衰，須要早尋退步方好！』秦檜道：『領教了。』也送了些謝金，同著高宗去了。

當時內中有認得的，說：『你這先生，字雖斷得好；只是拆出禍來了！方纔那頭一個正是當今天子。第二個，便是秦丞相。你講出這些言語，豈肯饒恕你麼？』又有一人道：『我們走開了罷！不要在此說是非，打在一網裏！』衆人聽了，俱一聞而散。謝石想道：『不好！』遂棄了帳篷，急忙的逃走了。

秦檜陪著高宗回進朝中，辭駕回府，即差家丁去拏那拆字的。家丁忙去拏時，早已不在。再往各處找尋，並無蹤跡。一連緝獲了三四日，不見影響，只得罷了。

且說秦檜命万俟卨，羅汝楫兩個奸賊，終日用極刑拷打岳爺父子，張憲三人招認，已及兩月，並無實供，悶悶不悅。這一日已是臘月二十九日，秦檜同夫人王氏在東窗下，向火飲酒，忽有後堂院子傳進一封書來。秦檜拆開一看，原來不是書，卻是心腹家人徐寧遞進來民間的傳單——是一個不怕死的白衣，名喚劉允升，寫出岳元帥父子受屈情由，挨門逐戶的分派；約齊日子，共上民表，要替岳爺伸冤。秦檜看了，雙眉緊鎖，好生愁悶。王氏問道：『傳進來的是什麼書？相公看了就這等不悅？』秦檜就將傳單遞與王氏道：『我只因詐傳聖旨將岳飛父子拏來監在禁中，著心腹人万俟卨羅汝楫兩個用嚴刑拷打，要他招認反叛罪名，今已經兩月，竟不肯招；民間俱說他冤屈，想要上民本；倘然口碑傳入宮中，豈是兒戲！欲放了他，又恐違了四太子之命；以此疑慮不決。』

王氏將傳單略看了看，即將火筴在爐中炭灰上，寫著七個字道：「縛虎容易縱

虎難。」秦檜看了點頭道：「夫人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即將灰上的字跡攪抹了。

二人正說之間，內堂院子走進來稟道：「萬俟卨老爺送來黃柑在此，與太師解酒。」秦檜收了。王氏道：「相公可知這黃柑有何用處？」秦檜道：「這黃柑最能散火毒，故爾送來。可叫丫鬟剖來下酒。」王氏道：「不要剖壞了！這個黃柑，乃是殺岳飛的劊子手！」秦檜道：「柑子如何說是劊子手？」王氏道：「相公可將這柑子揀空了，寫一小票，藏在裏邊，叫人轉送與勘官，教他今夜將他三個，就在風波亭結果了。一樁事就完結了。」秦檜大喜，就寫了一封書，叫丫鬟將黃柑的瓢去乾淨了，將書安放在內，封好了口，叫內堂院子交與徐寧，送與萬俟卨去。正是：

喪盡良心施毒計，婦人長舌匪夷思。

黃柑斷送三良命，冤獄千秋載口碑。

再說這時節已將岳雲張憲另拘一獄，使他父子不能見面了。到得除夜，獄官倪完備了三席酒；將兩席分送在岳雲張憲房裏；將這一席，倪獄官親送到岳爺房內擺好，說道：「今日是除夜，小官特備一盃水酒，替帥爺封歲。」岳爺道：「又蒙恩

公費心！」就走來坐下，叫聲：『恩公請坐。』倪完道：『小官怎敢！』岳爺道：『這又何妨？』倪完告坐，就在旁邊坐下相陪。飲過數盃，岳爺道：『恩公請使罷。我想恩公一家，自然也有封歲的酒席，省得尊嫂等候。』倪完道：『大人不必記念。我想大人官至這等地位，功蓋天下，今日尙然受此淒涼；何況倪完夫婦乎！願陪大人在此吃一盃。』岳爺道：『如此多謝了。不知外面什麼聲響？』倪完起身，看了一看道：『下雨了。』岳爺大驚道：『果然下雨了！』倪完道：『不獨下雨，兼有些雪；此乃祥瑞，大人何故吃驚？』岳爺道：『恩公有所不知：我前日奉旨進京，到金山上去訪那道悅禪師，他說此去臨安，必有牢獄之災，再三的勸我棄職修行。我只爲一心盡忠報國，不聽他言。臨行贈我幾句偈言，一向不解；今日下雨，就有些應驗了！恐朝廷要去我了！』倪完道：『不知是那幾句偈言？』帥爺試說與小官聽聽看。』岳爺道：『他前四句說的是：「歲底不足，隄防天哭。奉下兩點，將人害毒。」我想今日是臘月二十九日，豈不是「歲底不足」麼？恰恰下起雨來，豈不是「天哭」麼？「奉」下加將兩點，豈不是個「秦」字？「將人害毒」，正是毒我了！這四句已經應驗。後四句道是：「老柑騰挪，纏人奈何？切記切記，謹防風

波」！這四句還解不來，大約是要去我的意思。也罷，恩公借紙筆來一用。」

倪完即將紙筆取來。岳爺修書一封，把來封好，遞與倪完道：「恩公請收下此書。倘我死後，拜煩恩公前往朱仙鎮去。我那大營內，是我的好友施全，旱旱護著帥印；還有一班弟兄們，個個是英雄好漢；倘若聞我凶信，必然做出事來，豈不壞了我的忠名？恩公可將此書投下：一則救了朝廷，二來全了我岳飛的名節。陰功不小！」倪完道：「小官久已看破世情，若是帥爺安然出獄便罷；倘果有什麼三長兩短，小官也不戀這一點微俸，帶了家眷回鄉去做個安逸人。小官家離朱仙鎮不遠，順便將這封書送去便了。」兩個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說話。

忽見蔡子走來，輕輕的向倪完耳邊說了幾句。倪完吃了一驚，不覺耳紅面赤。

岳爺道：「爲著何事，這等驚慌？」倪完料瞞不過，只得跪下稟道：「現有聖旨下了！」岳爺道：「敢是要去我了？」倪完道：「果有此旨意！只是小官等怎敢！」

岳爺道：「這是朝廷之命，怎敢有違；但是岳雲張憲猶恐有變，你可去叫他兩個出來，我自處置。」倪完即喚心腹去報知王能李直；一面請到岳雲張憲。岳爺道：「朝廷旨意下來，未知吉凶。可一同綁了，好去接旨。」岳雲道：「恐怕朝廷要去

我們父子，怎麼綁了去？」岳爺道：「犯官接旨，自然要綁了去。」岳爺就親自動手，將二人綁了。然後自己也叫禁子綁了。問道：「在那裏接旨？」倪完道：「在風波亭上。」岳爺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那道悅和尚的偈言，有一句：『謹防風波。』」我只道是揚子江中的「風波」，誰知牢中也有什麼「風波亭」！不想我三人，今日死於這個地方！」岳雲張憲道：「我們血戰功勞，反要去我們；我們何不打出去？」岳爺喝道：「胡說！自古忠臣不怕死。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何足懼哉！且在冥冥之中，看那奸臣受用到幾時！」就大踏步走到風波亭上。兩邊禁子，不由分說，拏起麻繩來，將岳爺父子三人勒死於亭上。

時岳爺年三十九歲；公子岳雲二十三歲。三人歸天之時，忽然狂風大作，燈火皆滅，黑霧漫天，飛沙走石。

後人讀史至此，無不傷心慘目，唾罵秦檜夫妻，並那些依附權奸爲逆者。後人有弔岳王詩曰：

金人鐵騎蕩征塵，南渡安危繫此身。

二帝不歸天地老，可憐泉下泣孤臣！

遺恨高宗不鑒忠，感斯墓木撼天風。

赤心爲國遭讒沒，青史徒修百戰功！

華表松枝向北寒，周情孔思楷模看。

湖波已洩金牌恨，絮酒無人酌曲端。

忠臣爲國死銜冤，天道昭昭自可憐。

留得青青公道史，是非千載在人間。

雙劍龍飛脫寶函，將軍扼腕虎耽耽。

奸邪誤國忠良死，千古令人恨不甘！

劍戟橫空殺氣高，金兵百萬望風逃。

自從公死錢塘後，宋室江山把不牢。

泰山頽倒哲人萎，白玉樓成似有期。

天道朦朧無可問，人心憤憤豈無爲？

一生忠義昭千古，滿腹經綸服四夷。

羅織難逃三字獄，英雄讀史淚沾衣！

後又有過岳王墳而作者曰：

報國忘軀矢血誠，誰教萬里壞長城？

千秋憤積龍沙遠，一死身嫌泰岱輕。

自願藏弓雖弱主，何來叩馬有書生？

於今墓畔南枝樹，猶見忠魂怒未平。

十二牌來馬首東，鄆城顛顛哭相從。

千年家社孤墳在，百戰金兵寸鐵空！

草木有靈枝不北，江湖無恙水流東。

堪嗟詞客經年過，惆悵遙吟夕照中！

將軍埋骨處，過客式英風。

北伐生前烈，南枝死後忠。

山川戎馬異，涕淚古今同。

悽絕封坵草，蒼蒼落照中！

淚潸然，拜墳前。

半壁偏安，千古長眠。

地下埋幽恨，人間抱大冤。

青史不磨公不死，丹心難沒宋難延。

實人事，奈何天。

想當年，沙漠二聖；眼將穿，心似煎。

誰知道，萬里江山，早被那長舌捐；實堪憐！

到如今，權奸安在，勢惡何爲？

只落得，夫婦雙雙跪墓邊；露醜狀，當牲牷。

獨有我岳王爺，廟貌昭昭，香火縣縣。

留得一門忠孝節義，萬世姓名傳！

浙江衢州太學生徐應鹿有祭岳王文云：

嗚呼「維王生焉義烈，死矣忠良。恆矢心以擒金虜，每銳志以復封疆。奇勳未入淩煙之閣，奸計先成偃月之堂。含冤泉壤，地久天長。中原塗炭，故國荒涼。嘆狐奔而兔逐，恨狼競以鷗張！王如在也，必

能保全社稷；王今沒矣，伊誰力挽頽唐？鮪生才謂，事類參商。方徙薪乎曲突，忽禍起於蕭牆。立身迥異於禽獸，含污忍入於犬羊。舍生取義，扶植綱常。來今往古，人誰不傷？轟轟烈烈，萬古流芳！嗚呼！聲南山之竹而書情無盡，決東海之波而流恨難量。王之名，與天地並大；王之德，與日月爭光。嗚呼哀哉！伏維尙饗。

當時倪完痛哭了一場。那王能李直得知此事，暗暗買了三口棺木，擡放牆外。獄卒禁子，俱是一路的；將三人的屍骨，從牆上吊出，連夜入棺盛殮，寫了記號；悄悄的擡出了城，到西湖邊爬開了螺螄壳，將棺埋在裏面。那倪完也不等到天明，當夜收拾行囊，挨出城門而去。

且說万俟卨見那岳爺三人已死；同了羅汝楫連夜來到相府，見秦檜復命。秦檜不勝之喜；又問道：『他臨死，可曾說些甚麼？』二賊道：『他臨死，只說是：「不聽道悅之言，果有「風波」之險！」小官想此等妖僧，也不可放過了。再者斬草留根，來春又發。太師爺何不假傳一道聖旨，差人前往湯陰，拏捉岳飛的家屬

來京，一網打盡，豈不了事？」秦檜點頭稱是，道：「就煩二位出去，分付馮忠馮孝，起身速往相州，捉拏岳飛的家眷，一個不許放走。」二賊領命出府。

秦檜又喚過家人何立來，分付道：「你明日絕早起身到金山寺去，請道悅長老來見我。不可被他走脫了！」何立領命，回至家中，對母親說知：「太師害了岳家父子；又命孩兒前去捉拏道悅和尚，明日即要起身。」老母道：「我兒路上須要小心！」

到了明日，即是紹興十三年正月初一日。何立只得離了臨安，徑奔京口而來。在路無話。一日已到了鎮江，就到江口趁著衆香客渡到金山上岸。走到寺門口，耳邊但聽得鐘聲響。許多男男女女，都擎著香燭進去燒香；何立也混在人叢裏。進去一看，卻原來是道悅和尚正在升座說法。何立就立在大衆之中，聽他講經；暗自想：「且聽他說完了，騙他到臨安去，不怕飛上了天去。」但聽得那長老將「夢幻泡影」四個字，已講得天花亂墜，大衆無不齊聲念佛。講了一會，口中吟出一偈，叫大衆聽者：

吾年三十九，是非終日有。

不爲自己身，只爲多開口。

何立自東來，我向西邊走。

不是佛力大，豈不落人手？

說完，只見他閉目垂眉，就在法座上坐化去了。當下衆僧一齊合掌道：『師父圓寂了！』

何立吃了一驚，便扯住了住持道：『我奉秦太師鈞旨，來請長老，不想竟坐化了；只恐其中有詐。叫我如何回覆太師爺？』住持道：『我那位師父，能知過去未來；諒你太師爺來請，決無好處；故此登座說偈而逝。這是你自己親眼見的，有何詐僞？』何立道：『爾等衆僧，須要把長老的尸骸燒化了，我方好去回覆；不然，須俱要同我去見相爺。』衆僧道：『這有何難。』就叫火工道人，即時將柴草搬動，揀一塊平地上，搭起柴棚，將長老的法身擡在上面，下面點起火來。不一時，烈燄騰空，一聲響，直透九霄，結成五色蓮花；上面端坐著一位和尚，叫道：『何立！冰山不久，夢景無常！你要早尋覺路，休要迷失本來！你去罷！』說罷，冉冉向空而去。衆僧即將長老骨殖檢出來，裝在龕內，擡放後山，再揀日安葬。當日便

請何立到客堂中，整備素齋款待。何立將秦太師陷害岳爺……『因他臨死時，曾有「懊悔不聽道悅和尚」之言語，故此丞相命我來騙他到臨安究治。不道長老果是活佛臨凡，已預先曉得坐化去了。方纔明明在雲端裏分付我及早修行；奈我有八旬老母在家不能拋撇，待等百年之後，我決意要出家了。』衆僧道：『阿彌陀佛！爲人在世，原是鏡花水月。小僧們在這金山寺，閒時看那些來來往往的船隻：那一個，不是爲名？那一隻，不是爲利？常常遭遇風波之險；何曾想到富貴榮華？到後來總是一場春夢！有詩道得好：

「從來富貴若浮雲，禍福皆憑倚伏分。」

試看塞翁知得失，人生何自擾紛紛？」

何立聽了，點頭稱是；隨即別了一衆僧人，行下山來，仍舊渡到京口上岸，取路回臨安復命。不表。

再說岳夫人一日與媳婦女兒問語，張保的妻子洪氏，也在傍邊，夫人道：『自從孩兒往臨安去後，已經一月有餘；連張總兵探聽，至今亦並無消息：使我日夜不』

安，心神恍惚。我昨夜夢見元帥轉回來，手中擎著一隻鴛鴦；未知有何吉凶？」銀瓶小姐道：「我昨夜也夢見哥哥同著張將軍，各抱著一根木頭回來；亦未知吉凶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想是你父兄必有不祥之事，故我母女心神惶惑。且叫岳安到外面去請一個圓夢先生詳解詳解，看是如何。」當時丫鬟即到外廂傳話，叫岳安去請圓夢先生。岳安去不多時，請了一個王師婆來，見了太夫人並夫人，小姐，磕了頭。夫人就把岳元帥進京，叫了兩個小將軍去，並無消息；又因夜夢不祥；……故來喚你決斷。」王師婆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待吾請下神道來，問他知個端的。」當時就將一張桌子擺在中間，明晃晃點起兩枝蠟燭，焚起一爐香來。王師婆書符念咒。李夫人跪下，禱告了一番。停了多時，但見王師婆忽然兩眼直豎，取過一根棒來亂舞了一回，大聲道：「我乃奔遊神是也！請我來做什麼？快說快說！」嚇得李夫人戰戰兢兢的跪下道：「只因丈夫岳飛，欽召進京，連我兒岳雲張憲，至今一月有餘，並無音耗；特求尊神指示明白！」王師婆道：「沒事沒事。有些血光之災，見了就罷。」夫人道：「奴家昨夜夢見丈夫手擎鴛鴦一隻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王師婆道：「此乃拆散鴛鴦也。」銀瓶小姐跪下道：「小奴家亦夢見哥哥同張將軍各抱一木回

來，未知如何？」王師婆道：「人抱一木，是個「休」字。他兩人已休矣。快燒紙，快燒紙。吾神去也！」說罷，那王師婆一交跌倒在地。正是：

邪正請從心內判，

疑神疑鬼莫疑人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